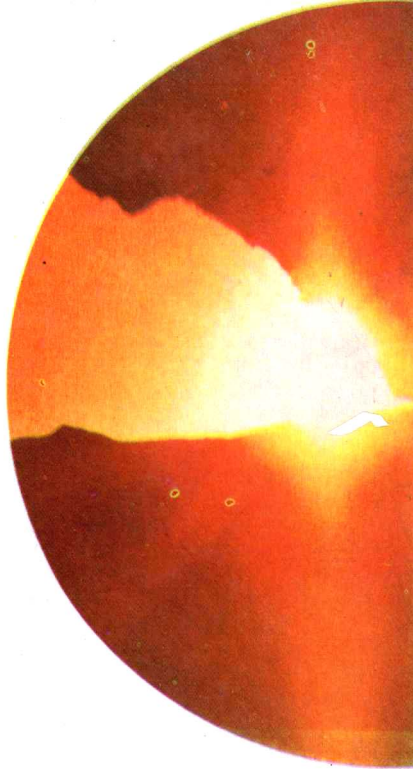


沧海风云

○笔石／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下



沧

海

风

云

◎ 笔石 / 著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下

(赣)新登字第 005 号

沧海风云

作者:笔石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5 号)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四川内江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mm 32 开 印张:34 字数:100 千字

版次:199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80579—648—3/I—533 定价:39.80 元

沧海风云

(下卷)

内容介绍

这是一部跨越国境、且中介着中共高层内幕的长篇纪实小说。

七岁的主人公松本胜男(中国名肖华),在日本战败后,流落在中国民间,经过了一个个的泥坑,幸得中国一位农民收养,使其享受了大学教育的权力。

赵燕飞——一位姿色可人,性感强烈的风流女子与肖华热恋如炽,结成“秦晋之好”。因赵追求虚荣和欲望,而肖华满足不了她的要求,赵弃肖而走。去寻找她的幸福天堂……

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爆发,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遭受无情迫害,以肖华为首的被红卫兵冠以“日本特务,破坏生产”的罪名,押送内蒙、宁夏等地劳改。受尽种种侮辱。养父知情后,上京来到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告状;才将冤情、辗转直呈周恩来总理。此案才有了转机……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协起作来,建设中国大型钢铁厂。肖华的生父松本耕次来到中国,身为上海事务所所长;而肖华此时已任中方日语翻译。两代人,一个血缘,两国民族的自尊心,人情和国情扭在一起,真是水波云谲。

文革后期,由于中共高层领导人,意见的分歧……至使宝钢建设中途下马,造成了财力,物力的巨大损失。

邓小平力挽狂澜后,宝钢才走上坦途。

此书取材于众多的相关者,所有人物以及有关机关都是现实存在的,故此书矛盾叠起,异采纷呈,值得读者开卷问津浏览。

目 录

第 一 章	特殊岁月·····	(1)
第 二 章	开垦团 ·····	(38)
第 三 章	贩卖 ·····	(52)
第 四 章	少年时代 ·····	(94)
第 五 章	深造·····	(115)
第 六 章	劳改·····	(135)
第 七 章	教授·····	(154)
第 八 章	牧羊·····	(172)
第 九 章	救命之恩·····	(194)
第 十 章	上京告状·····	(216)
第十一章	重审案件·····	(235)
第十二章	亲人牵挂·····	(253)
第十三章	出狱回京·····	(276)
第十四章	代表团访华·····	(291)
第十五章	注目钢铁业·····	(318)
第十六章	中南海·····	(333)
第十七章	选址·····	(352)
第十八章	长城·····	(372)
第十九章	艰难岁月·····	(395)
第 二 十 章	上海·····	(415)
第二十一章	谈判·····	(434)

第二十二章	晓·····	(457)
第二十三章	价格·····	(481)
第二十四章	开工典礼·····	(503)
第二十五章	日本·····	(518)
第二十六章	富士山·····	(539)
第二十七章	三十六年后的旅途·····	(560)
第二十八章	长 江·····	(572)
第二十九章	宣 誓·····	(593)
第三十章	告 密·····	(614)
第三十一章	变 节·····	(636)
第三十二章	北戴河·····	(658)
第三十三章	明 暗·····	(677)
第三十四章	妹 妹·····	(699)
第三十五章	上 马·····	(709)
第三十六章	风云突变·····	(731)
第三十七章	命 运·····	(750)
第三十八章	以眼还眼·····	(777)
第三十九章	两个父亲·····	(806)
第四十章	疑 虑·····	(818)
第四十一章	家·····	(843)
第四十二章	无 情·····	(864)
第四十三章	查 问·····	(886)
第四十四章	刺·····	(908)
第四十五章	点 火·····	(930)
第四十六章	下三峡·····	(952)

第二十三章 价 格

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即使是重工业部也和其他单位一样,人自为战,拿着各自的搪瓷缸子和饭盒,下到一楼的大食堂,抢占有利“地形”去了。眨眼间,便排上了近百人的队伍。

以组织部为首,劳资(人事)、财政、计划、基建等各司(局)的一千二百余名职员全在此处用餐。司长、处长、科长一律按先后次序排队。

三楼有部长、副部长和老干部专用的食堂。但一楼的大食堂更有生气,大锅饭味道也不错,所以,有不少的老干部宁愿到一楼吃大锅饭。

大食堂饭菜的种类和量到十分丰富。好大的餐厅的一面墙上,并排开了十个窗口。从肉类到鱼、小菜、饺子等,应有尽有。价格从一角钱开始,五分钱一个的台阶,最贵的是三角钱。饭是二分钱一两,每人四两。汤免费供应,到大铁锅那儿,自勺自用。

这儿的伙食比市价要便宜得多,味道也不错。重工业部是国家的重要机关,又有特别补助,大伙儿的食欲自然旺盛的很。

食堂里摆放着三十张七、八个人坐的大圆桌。有在餐桌上就餐的,也有打好饭菜端回办公室去吃的。三楼以上的人,几乎全在食堂用餐。

肖华也在排队!在窗口买了一份红烧肉和小菜,打好饭后,

正想打个坐位，

“肖同志，过来吧，这儿有个空位。”

是同一计划司庶务科工作的青年职员在叫他。每逢出差，总得麻烦他买机票、火车票、开个介绍信什么的。

“妈的，重工业部的食堂又便宜又好，出了名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连地方上进京出差的，都上这儿来吃饭了。天天超满员。过了十二点钟再来打饭，准没好吃的了。”

精瘦精瘦的小个，饭量却大得可以。肖华一边扒饭，一边含笑点头。他好几次看到这个科员，十一点四十刚过，便拿着饭盒，匆匆下楼去了。

青年科员将鱼刺直接吐到餐桌上，

“千百十号人用餐的食堂，我看最好是十一点半开饭。反正部长们也不用排队就餐，十二点钟之前，是不会到食堂来转悠的。诶，我说，什么时候找点事儿拌住钱科长，让他在十二点四十分前脱不开身，让他也尝试一回残羹冷饭，怎么样？这主意不错吧？”

嗯、嗯、为了讨他的欢心，肖华一个劲地颌首赞同。这会儿，有事儿正求着人家呢。

“时间这么紧，后天的机票还请您多费心。”

今天，刚一上班，杨处长就把他给找去了。命他后天坐飞机赶往上海。

“好说，好说。不过，最近高级干部坐飞机出差的特多，机票不好买呀。连中国民航把门的都比从前神气多了。有时候，还真的意思意思才行。上次跟您说的那事儿，还请您放在心上哟。”

青年科员小声言道。

上次的事儿，原来是托他在上海买东西的事。哪怕是一支钢笔，拿到王府井，立马便可脱手。那年头，没有进口货，上海货自

然是最高级的了。特别是名牌产品，‘英雄’依金笔，那是人见人爱的钢笔。此外，上海产的围巾，手套，其颜色和质量，也很受全国人民喜爱。吃完了午饭，来到电梯跟前时，正遇上外事司长陪同东洋制铁的山田专务和另外二个日本人下来。

“噢，这不是肖先生吗。我是山田呀。”

山田专务出声招呼。

“是您啊，先生。长城一别，身子可好？”

肖华用标准的日语寒暄道。

“还好，这次的工程，好象也有您一个呀。”

“是的，到时候，还请各位先生多多指教。”

肖华这才注意到站在山田专务身旁的一个是东洋制铁的北京事务所所长，另一个是上海事务所所长。北京事务所所长脸上挂着职业性微笑，一言不发。倒是上海事务所所长一改谈判时的强硬风格，用温和的语调言道：

“这阵子，有日子没见你来上海了，还好吗？真没想到你的日语竟能说得那么好。”

“哪里哪里，只不过会说几句应酬话罢了。松本先生的中国话，才真让人佩服呢。”

肖华向山田专务他们行过一礼之后，不想再坐电梯，绕道楼梯去了。一口气上到了二楼，在拐弯处，停住了脚步。从窗口朝下望去，只见山田他们上了车，围着院内的大花坛转了一圈，朝着大门驶去。

肖华一直目送着他们，直到小车消失在持枪警卫着的大门外。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上海市党委副书记，在首次谈判会后交代的，上海事务所所长松本耕次他的中国话怎么说得这么地道，切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好好追查！那码子事。

外事司的科员们在大食堂打来饭菜，回到办公室一边笑谈，

一边吃饭，两者兼顾，倒也另有一番情趣。

“肖同志，来一个，怎么样？”

是女英语翻译，饭盒里装着自做的饺子。女翻译刚从北京钢铁公司调到重工业部的外事司工作不久，她对肖华很有些好感。

“嗯，味道不坏。比打大食堂的好吃多了。”

肖华绽开笑脸答谢道。

平日里关系不错的副处长走了过来，

“你来，有啥事儿？”

有心问道。

“想来看看东洋制铁的工作人员的签证申请书。”

“出什么事儿了吗？”

“没事儿。就想查查一个人的履历。”

“知道了，旁边那间屋子正空着，您上那儿去看吧……”

副处长说着，从绿色的铁制的资料箱里按国别、企业分类的签证申请书中，取出东洋制铁的档案袋。肖华接过档案袋，到了隔壁的房间里。

肖华解开了档案袋上的绳子，

签证申请书

姓 名 松本耕次

出生日期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五日

现住址 千叶县木更津市木更津町三番二一六

履历

一九三八年三月 东京高等工业大学毕业

一九四七年三月 进入东洋制铁八唯工场，工作至今

一九七八年五月 就任东洋制铁上海事务所所长

履历书十分简单。最值得可疑的是从一九三八年大学毕业，到一九四七年进入东洋制铁这九年间，是一个很大的空白。

肖华接着又翻看了其他六、七个人的申请表。同年代的人几乎都一样的是，学校毕业之后，直接成了东洋制铁的职员。松本耕次履历上的这段空白，甭定是服兵役，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从年龄上来计算，高等工业大学毕业时，是十九岁，怎么会有这一段空白的呢？来不及细想，先把这些履历记在脑子里再说。肖华给副处长道过谢后，出了外事司。

回到三楼自己的办公室时，有人正等着他呢。

“去上海出差的资料准备好了之后，杨处长叫你去他那儿一趟。”

“知道了，呆会儿，我马上去。”

在钢铁厂的各设备的技术谈判、价格谈判尚未终了之时，何故要先在上海就工程总投资预算进行交涉呢？原由就是在计划司内部，也只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

肖华此次上海之行，就是为了即席解答那些个在谈判中，有可能被问到的刁难问题的。看来，刚才山田一行的来访，一定也与此事有关系的。

肖华回到桌子上，整理收集他所需要的资料去了。好容易有了点眉目了，一看表，时间过了三点钟了。还不知道机票弄妥帖了没，

赶紧到庶务科，找到那位拜托再拜托了的办事员，

“真对不起，办法我已经替您想尽了。可就是拿不着票。请您坐明晚的火车去吧。”

“明晚的火车……！”

肖华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可又不便明说这次出差的重要性，正犯愁时，钱科长上厕所回房来了，一边还在系裤腰带：

“啊，小肖，上哪儿出差？”

好大的体臭味，冲鼻子。

“去上海。”

“咋的，又是上海呀！？这么往来走去，串门子走亲戚呀。年青人办事要有点儿计划性嘛，要注意节约国家经费。”

钱科长很不乐意地批评他道，衣领和袖口依旧是油抹灵光，好厚一层污垢。

“对不起，我们只不过是按领导的吩咐做事……”

“噢，既然是给上头办事，那直接去找计划司好了，干嘛要咱庶务科给您买票和准备住宿呀？您很会走上层路线呀……”

“胡说！我不过是照章办事，请你们给帮个忙而已。”

“小肖，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嘛。别忘了，您可是预备党员了罗，您自个儿去北京站排队购票去吧。作为人民中一分子，到人民之中去，和人民打成一片。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嘛。任何一个有志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的人，应该有这种初步的实践的。”

钱科长高声言道，生怕其他的科员们听不到。

是啊，共产党人，是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没说的了，肖华心想，可这早晚去北京站排队买票，还能买到明天的火车票么？

他心里感到有些不安起来。

“小肖，我这可是为你好。绝没有要故意为难你的意思。你已经是预备党员了，作为你的入党培养人之一，我有责任帮助教育你呀。你可别把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

钱科长翻着三角白眼，见肖华的脸色不好，劝慰他道。

肖华强压住心头之火，

“既然钱科长说的是党的指导方针，我照办就是了。”

说着，退了出来。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正不知是先整理资料的好，还是先去车站排队的好，杨处长打电话来了。催促他在四

点钟之前把资料收拾好。语气很坚决。肖华犯难了，只好，据实汇报：

“可是，去上海的飞机票没有搞到手，我这还得去北京站买明晚的火车票。”

“你早干什么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为什么不跟庶务科说？”

杨处长斥责他道。

如此，肖华只好将钱科长提醒他要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那番话，述说给杨处长听。

“这么说，你真就要上北京站去呀？糊涂！小肖，也不想想，是排队买票重要，还是完成你手头的工作重要。革命的分工不同，只有各自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那才叫做模范党员。去！跟钱科长说，就说是我说的，让他一定给你买到飞机票！你还是赶快整理你的资料吧”。

杨处长下令道。

“钱科长，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别管他，小肖，你可不能耍种哟！”

完了，又补上一句。

一个小时后，飞机票送到了他的手中。

上海旧法国租界，最高层饭店——锦江饭店。四周被落叶后的筱悬木树包围着，站在面对正门的北楼的十楼的挂着落地窗帘的窗口，可以看到灯火闪烁的上海市的夜景。

从北京回到了上海的山田专务和滞留在上海的东洋制铁中国协力本部的六名部长、课长们，正在等候已从东京到上海的佐木社长。

二个半月前进入上海，率领高炉、转炉、炼焦炉四十人的技术谈判代表团的领队大川，面容明显地消瘦下去了。

“专务，新钢铁厂的厂名已经确定了，‘宝华钢铁厂’。”

山田的浓眉耸了耸，汇报道。

“哦，中华之宝，‘宝华’这名字好哇！早听赵大烈副部长说过，这次给钢铁厂命名，不仅要嵌入当地的地名，而且还要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宝华’，正巧嵌入了上海宝山县地名中的一个字。这厂名实在是取得好！”

象是给自己的新生儿命名一样，山田专务喜滋滋地言道。

门铃响了。

去机场迎接的上海事务所松本所长以及从本社来的随行常务和秘书们，众星捧月似地拥着佐佐木社长进来了。社长的第一句话是，

“空调怎么这么淡，啊？”

年青科长忙不迭地提高了空调机的刻度。

佐佐木社长脱去大衣和帽子，高大的身躯塌陷在沙发里，

“各位辛苦了，先犒劳犒劳大家。”说着，打开饭店服务员刚送进来的行李中的一个纸袋子，接着又拿出一个一个的小纸袋子。

“这些烧烤，可是木村屋料理店直接送到机场来的哟。”

原来是佐佐木社长最爱吃的馅饼。别看佐佐木社长这么大个人物，可就爱吃木村屋的馅饼。哪怕是在高级宴会上，也必定要有这道点心。没想到，现在竟然将馅饼带到上海来了，连知道佐佐木社长好吃馅饼的山田专务他们也颇感意外。

“好了，都过来吧。别客气，快吃，趁着芝麻的香味还没消失……。”

只有在这时，佐佐木社长才露出满脸的天真烂漫。

刚被中国料理填饱肚子的一行人，暂时还提不起食欲。

“来呀！还愣着干什么？每人二个，不，三个也行。我带了好

多的来。”

催促他们快过来吃。君命不可违，那些平日里见了甜食就要呕吐的部下，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眨眼间，佐佐木社长已经是三个馅饼下肚了。掏出瑞士产的丝绸手绢，拭了拭嘴唇，

“嗯，说说听吧，总预算一共是多少？”

马上言归正传，问起生意上的事儿来。

负责工程预算的，中国协力本部的技术营业部长河本，赶紧打开文件夹子。

“高炉、炼焦炉、制钢的第一拨；原料、岸壁、化成品的第二拨；动力、配电、通讯、给配水的第三拨谈判，都只进行了三分之二，还留着三分之一的尾巴。其他的软件方面，有的甚至还未着手谈判。下面的数字还未统计上来，马上就搞工程总报价，要冒相当大的风险的啊。这个是我们重新计算后的……”

说着，拿出一览表。事务方面，这一个月来，夜以继日，就以高炉为首的各设备的价格逐一进行了计算。要知道，一座高炉动辄有二百多家大大小小的公司和厂家为其服务和制造零配件，要精确地算出价格，工作量不小呀。特别是有许多未经谈判解决的零配件，他甚至牵扯到日本的成百上千家家庭小工厂。只好将自己估算的大概数字输入计算机。计算的结果是，七千亿日元。根据齐木社长，“这怎么行呢？谈判中根本行不通嘛。”的指示，又重新做了修改，最后的总报价是六千亿日元。

“你们认为，这个报价可以拿到谈判桌上吗？”

佐佐木社长眼里闪过一道不易察觉的亮光。

“不行，这只不过是最低限度的风险而已。这点，我提出过好多次了。目前的阶段，立即进入工程总报价，这件事儿本身就是一场危险的赌博。”

河本再三强调此事的风险。

“办事业，总是要冒风险的。一项一项地将所有项目的详细价格加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别跟我尽说丧气话！到目前为止，我们社不是已经建造了好几座最现代化的钢铁厂了吗。难道会没有一点儿经验积累下来！？”

佐佐木社长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言道。在齐木看来，和中国搞商业谈判，只要政治潮流不发生变化，还是速战速决的好。“夜长梦多。”中国人是很信奉这句话的。然而，河本部长人头猪脑似地怎么也听不进去，只是低着头，沉默不语。

“社长，根据我在北京和赵大烈副部长接触后所得到的感触，七千亿日元，恐怕无论如何也会谈不下去的。”

旁边的山田专务，出面想打破这难堪的沉默。

“在这个国家你所听到的，最好是把它当作零。林彪不是教导他手下的共产党员，“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吗？好了，山田君，说说你的直觉看？”

“这个，给我先看看那个，再说吧……”

说着，从佐佐木手中接过价格一览表，给谈判代表大川看了看，接着向他提了二、三个问题，然后，

“再让出二成，不会有什么问题。”

大川满不在乎地开口道。

佐佐木陡然色变，

“你们这些个搞技术的，就知道花钱。哪懂得经营之苦啊。不跟你们说了！”

愤然转过深身去。

见状，山田只好出来打圆场，

“他这是根据我们最近建造大分工场的设备费用来推算，才这么说的。那些个附属工场和家庭小作坊报的价，风险本来就高